

A History of

東方民族論

原著者 Hasn Kohn

譯者 劉君穆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
子學刊
意書部

五。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The East

By

Hans Kohn

English translated

by

Margaret M Green

Chinese translated

by

Chun-mok Liu

Price; \$1.60, postage extra

1st ed, December 1930

The Intelligence Press, Limited.

90-91 Honan Roa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東方民族論(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原著者

Hans Kohn

譯者

劉君穆

印刷者

上海塘山路三十一號
民智印刷所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九十一號
民智書局

分發行處

南京廣州北平
民智書局
漢口長沙武昌

分售處

海內外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中市
民智書局
九十一號

著者序

本書論述新東方的民族運動。牠不想記敘東方人地的史實，而只想把政治思想演進的大概之有關最近代者加以探討；因為外表的事蹟是以政治思想爲根據，牠們之所以重要也拜牠之賜。本書所論列的運動正在非白人居住的國度中進行着。牠已在日本和中國顯出牠的威力，正震動安南和突尼斯，即在黑人也發見牠的踪跡了。

但本書所論的範圍，只限於由埃及至印度一帶地方的種種民族運動。他們的歷史不但自成一格，有些地方可爲別地民族運動的榜樣，而且牠們還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牠們同受英國政策和英國文明的絕大影響。在前世紀中，歐洲已予東方民族的政治歷史，思想和經濟的發展以影響。這種影響至二十世紀初然後十分的深切；牠已引起重大的變遷，不但及於牠們的外表，運動，而且及於牠們的經濟的組織，牠們的精神。這種影響的傳達，大半藉英國之九一七年以後，蘇聯也是有力的媒介，牠繼續帝俄的亞洲的政策，而方式則遠比從前爲最強有力的因素爲世界大戰，牠像三十年戰爭和拿破崙戰爭那樣，只是人類歷史的自覺，內部變遷的外面的表現。牠對政治地理和憲法的影響，誠然是不小；不過比起牠在思想和社會方面的影響——假以時日便會充分發揮——這殊不足數。在歐洲，這種影響首先表見於政

的民族主義——十九世紀時在歐洲興起的——之完全實現。但是，牠的實現同時就是牠的廢止。先聲，這一點在拙著民族論中已經說明。在介於歐亞之間的俄國，大戰造成了革命，其影於歐亞。誠然，俄國革命是由歐西與亞洲的原素構成，拙著俄國革命的意義與前途一書但一點說明。在亞洲本身和北非洲，大戰的影響又取別一途徑：牠們已採用了歐洲的政族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

最後這一個行程的研究就是本書的範圍，希望牠對於民族運動在社會方面的研究，民族主義在思想史的地位的研究，有重大之裨助。對於民族主義，牠的問題，和牠的歷史的意義的探索，我已下過多年的苦工夫了。

漢斯·康

目次

著者序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回教的改良與復興	一五
第三章	汎回教運動	四一
第四章	印度的宗教復興	五九
第五章	大不列顛與東方	八三
第六章	俄國革命與東方	一三一
第七章	埃及的民族運動	一八三
第八章	土爾其的民族運動	二三三
第九章	新阿拉伯	二八一

第十章	波斯與阿富汗的變遷	三三七
第十一章	印度的覺醒	三六九
第十二章	印度的民族運動	四一三
結 論		四五五

東方民族論 (原名 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THE EAST)

原著者 Hans Kohn
譯者 劉君木

第一章 緒論

每一回的大戰都使那些捲入漩渦的人們的世界觀發生變化和震動。爆發於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其影響所及的地域之大，爲從來所未有；俄國革命的影響也是那樣，牠是世界大戰所引起的社會震動的最劇烈的表現。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役的影響只限於歐洲。只其在埃及的最遠震動，一度波及東方。在世界大戰當中，歐洲爲衝突的中心，所爭者是歐洲兩大強國集團，霸權問題；不過亞洲和非洲人參加入去，和有助於歐洲命運之決定，實以這回爲第一回。因大戰所引起的不能免的震動，便及於這些民族。東方的羣衆漸有政治的自覺，他們的痛苦在日常生活觀察不到的因果關係，也漸能洞見，他們得與外國和外國的情況相接觸——這都足以促起他們作澈底改良現狀的要求，在這種情形之下，實勢所必至。改造現行社會秩序的要求所引起的事件，自按着歷史的前例，發生影響和反響。統治的有力者震於新興的運動——雖然這個運動實因他們自己放走了戰爭的魔王和招致羣衆參加而惹出來，初時他們對屬民和社

曾上被壓迫階級故示溫和退讓。一方面允為社會改良，以改善貧窮階級的生活狀況，和增加他的治權，他方面許屬民以將來獨立，或漸進於獨立的地位。實現這些的第一步已行了，一時希望為之展開。但是，過了數年，似乎這種興奮已經消失了，舊的社會秩序恢復其往日鞏固基礎。統治的有力者趕緊極力收回其往日所許的讓步，或至少加以限制。不過，就當前敞開的短時期內，深的印象已留下，雖然有時似乎忘記了，但仍不能磨滅，或經數年而更強地顯露出來，或常表現於實現新理想的長期的鬥爭。

這種鬥爭，有共同的緣起，有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敵人，使亞洲人和非洲人同病相憐，而聯合為二個營壘。一九一八年以來的世界的歷史，似為三個命運共同的營壘的演化和衝突所支配。歐洲大陸，除了俄國，是一個營壘。在那兒世界大戰的社會的影響，就是舊中層階級——十九世紀的發展的原動力的階級——的解體和破產，和新的社會層的興起。在政治上，牠引起民族的民主原則（民族自決）的確立，新的歐洲的民族的國家——也許是最後一種的吧——的創興。這些發展，似乎使歐洲大陸支離破碎，不可收拾。但是，在中歐和東歐，人種和歷史的情況，實不容民族的國家有充分的發展的可能，太過尊重民族的統治權，只會令到弊端叢生，民族國家的原則成為謬妄吧。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逐漸泯除歐陸國家間的畛域，這樣子解決，不獨適合於政治上的需求，而且還順應財政和經濟上的需要。這樣子，歐洲便即見政治的民

主義之告終，不復成爲國家組織的原則，而那在歐洲發軔於法國革命，至歐戰而達到最高點的行程也瓦解了。

世界大戰形成的第二個營壘就是盎格爾撒克遜人的營壘，牠包含美國，大不列顛，加拿大，澳洲和南非。牠在地域上雖不團結，因爲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之故，其一致性比歐陸尤易認識。因爲在地域上分散之故，盎格爾撒克遜人集團不得不統制海洋，牠的廣大的領域，無盡的原料蘊藏，和工業上技術的進步，使它在經濟上足以自立。牠是三個營壘中的最保守者，牠一方面做成榜樣，一方面引起對自己的影響的反動，其他兩個營壘因而受其培養，爲所左右。中層階級藉以取得其權利，引進民族的國家及人民主權的原則，招致資本主義的革命，也是首由它在英美倡起。十八世紀之末，盎格爾撒克遜的進步成爲歐洲的宗師，閱一世紀，而仍如是。那時之末，英國的國家組織和立憲民主的觀念成爲東方民族發展的模範。但是盎格爾撒克遜集團而且自安於牠的發展的特質，欲保持這特質純粹，不肯讓外族和牠們的理想所玷污。盎克遜集團感覺和願欲牠的一致，比別的集團爲較有自覺，較熱烈。這種團結一致的情緒，英國於一九二三年與美國訂立償還戰債的協定，由是自動地強加牠的國民以空前的賦稅負擔。英美協議海軍均等的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本於同一精神。英日聯盟本是二十年來英國東方政策的支柱，且大有助於東方民族意識之醒覺（雖然間接地影響），英國犧牲了牠，也由於這種團

粘之念。美國也顯出同樣的傾向，嚴格限制移民，超出一切經濟的需求。柯利治在一九二四總統選舉之大勝，便是明證。因他選舉勝利而歡躍的就是自矜英國世系，英國古代家風的人。他們在美國的優勢之保持就有助於盎格爾撒克遜族的團結。

自覺的盎格爾撒克遜族的團結的自然的发展，今正受兩重的威脅：一方面俄國的革命，介於和歐陸兩營壘的邊界之間，在新的世界秩序中雖未佔有位置，但已顯出是與那源於盎格爾撒克遜影響，支配十九世紀歐洲的政治學說相絕了；在他方面，亞洲人種在遷徙中，因經濟發展和人口過剩之故而逼須離其故國。這是一個問題，矚看在不遠的將來會引起盎格爾撒克遜集團和東方集團的衝突，亞洲民族的民族意識越發展，這個衝突越利害；牠不止限於美國和加拿大。在南非聯邦和塞雅 Kanya 地方印度人的移入常是軋輾和苦苦抗爭的源泉，加深了印度人的民族情緒，和激起印人實現獨立的決心。印度的領袖甘地第一個自覺是這回納塔耳 Natal 鬥爭中本族的代表。澳洲和紐西蘭的軍備熱，和牠們熱烈的主張英國在新加坡建築強固的海軍根據地，是因為有憫於百數十萬的日本人和中國人湧入那現在完全空虛不能居住白人的廣漠的北澳區域內，於是很快的就會壓倒南澳的少數英籍居民。

在這時節，我們正目睹亞細亞集團和其他兩集團鬥爭的大觀。古代西方和東方的鬥爭似重新爆發起來了。在中世紀之末和近代的開端，東方仍是侵略者。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俄羅斯

的蒙古人，匈牙利的土耳其人，成爲勝利的亞洲的前哨。正如上古時代，東方的宗教觀念，學術，文藝爲希臘人所獵取，同化，和取而代之，與及中古時代初期，羅馬帝國在瓦解中的時候，來自西亞的影響透入和變更了牠那樣，中古時代後期的阿拉伯哲學和科學成爲引進文藝復興和近代歐洲的最重要的動力。

但是，東方的力量似盡於此了。不獨在回教國內，即在印度和中國，偉大的文明創造時代似久已告終了。牠們的文化生活在停滯中，在將來似無發展之望。五百年間，歐洲在文化上社會上都已煥然一新；在同一時期內，東方却像是沈入於永久的靜止狀態中。政治的變遷，和朝代的隆替總不會把牠的社會秩序，政治形式和經濟的制度革新了分毫。在近代東方和西方的戰爭中，歐洲是盡侵略者的地位。到十九世紀之末，亞洲和非洲之幾無例外的淪爲白種所支配，已十分可信。基督教教士不獨把西方的宗教觀念，傳與東方，而且一得有建立學校之機會，傳播歐西的政治和社會的思想。這回東方和西方的新的接觸，使東方得有新生命，正如數前阿拉伯影響之有助於近代歐洲之形成那樣。誠然，這種革新的影響不是單方面的。古東方的哲學和神秘的神學也傳入了歐洲，使歐洲的哲學和宗教思想的一般趨勢發生變化。日的藝術有助於表現主義的誕生。但是歐洲對東方的影響却着實大得多。東方人的意識爲歐洲的優勢——無可抵抗的優勢——所刺激。光榮的過去回憶起來。歐洲不獨成爲東方的對手

，而且是牠的榜樣。西方關於禮儀習俗的見解，政教的理想，民主主義和工業制度漸漸地向東透入了。這個行程發軔於十九世紀之初葉。其初牠只限於邊地與少數先覺，其後牠急劇地卜瀰漫，民衆受其影響者漸多，和向外發展，所以不久亞洲和北非沒有一地不受牠的影響。

在二十世紀更見這行程的極端的加緊和加速。這由於兩個在外的原因。第一個和最重要的一個就是一九〇五年日本之戰勝俄國。這回亞洲國家之戰勝歐洲大帝國，在好些人看來，似乎就是東方與西方鬥爭中一個有希望的轉機。須知日本之勝利，因歐洲列強之互訐，才有可能。

牠是有賴於英國與日本的同盟，這個同盟本是以阻止牠的強敵——俄羅斯——東侵爲目的，但其結果却間接有助於英國自己的亞洲屬地要求獨立的鬥爭。差不多有同樣重要的第二個原因就是約十年後亞洲和非洲人之參加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他們再次目擊歐洲列強之互相衝突。在亞洲的少數的歐洲移民所以能居支配的地位，爲人所敬畏者，實因爲白人之在億兆的外族眼中，如一個純一的治者階級，一若沒有貧窮者，沒有犯法愚妄的人參雜其內。現在這個紙老虎已經戳穿了，東方的智識階級固已洞知西方的實際，即東方的民衆愕然看着歐洲的形相時，也知道從前所信者之不確了。正如往日第一回對土爾其的勝利使歐洲人新得了自信力那樣，歐洲的大戰也使東方民族恢復了自信之念。東方與西方鬥爭的新時代已現着曙光了。

在這個鬥爭中，亞洲和北非的民族漸自覺得是同屬一營壘，唇齒相關。誠然，這個團結一

致的情緒只在形成的行程中。牠的自覺的程度，比盎格爾撒克遜集團或歐洲集團都淺。種族，宗教，文化和語言之差異，似乎太大，而難以泯除；這個廣大的地域內的交通工具，和文化的交往，又似乎太不發展。不過，處處如是的反抗歐洲的鬥爭，處處覺得到的英國文明的影響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已足以使利害共同的意識孕生出來了。

但是這個利害共同的東方營壘之所以結合起來，不單是因為同一戰線，和全亞洲都同時入於新時代之故；牠之團結，也因為這新時代是以一個改造社會結構和支配一切制度演進的一致的原則為根據之故。今日見於東方者不單是政治單位的變更改組，或議會和憲政的採用，而是一個更基本的行程。牠不獨搖動了那以前支配人類生活的傳說和習俗，而且漸改變了東方的整個理智和情感的形相與及牠們所根據的觀念。在歐洲的影響之下，藉着唯理主義者的思考和英法革之助，使十七世紀的歐洲蛻變為十九世紀的歐洲的革新的行程要在東方再演一回。這種革新變換了文化和社會的形相與及人類社會的結構。每一個時代都有一種中心的思想，以左右的整個生活，使暫時自成一個完美的世界，為一個適當的普通原則所支配。這個中心思想左右人類的生活，同時本身就是生活的鵠的。牠的影響見於日常的生活，法律，產業，藝術，哲學與及政治設施。牠是嵌入時代的旗幟上的時代的神秘的信念，人們每為牠而犧牲。

直至十八世紀，這個信念在歐洲還是宗教的。牠能操縱一切，牠能左右歷史，人類的努力

以牠爲南針，以牠爲目的。各民族的質性雖各異，但宗教却是最高無上的支配的原則，在內構成經驗和傳襲的網，在外成爲道德、習俗和共同政策的紐帶。宗教用的語言——拉丁語——共同的媒介，科學的研究也以共同的語言——宗教的格言——爲根據。聖經解釋一切；無論事物都要從聖經推尋，取證。牠成爲一切正義的不可移的根據。即使王權神授之說也是爲口實。在這時代的社會裏，無神主義是不可贖之罪，否認宗教的權威就是大的毀謗罪，社會基礎動搖，而懷疑亦被人目爲不祥和不可思議，而不容於世。

自十八世紀以後，民族主義代宗教而爲支配歐洲的思想。一個漸進的行程，至歐戰而達於極點，使民族的國家極力發展其權力一事此後成爲能擒人縱人，左右歷史和作人類行爲的南針和目的原則。各種宗教對於民族的性質和傳說習俗，雖仍繼續有影響，但是歐洲社會的最高無上的支配原則却是民族的國家的政治觀念，內在的經驗與及禮俗，倫理，政制的在外的是一致的紐帶，都由這觀念構成。無論那兒，宗教的語言都爲民族語言所代替了，因爲聖經之翻譯差不多爲各地民族的語言，牠的發展大受刺激和影響。科學和學術研究脫離了宗教的定訓的桎梏。宗教不再成爲公法的當然的根據牠的地位却爲國民的主權所佔。『國家的權力出自人民』，新的憲法這樣子宣佈。在今日社會，不可贖的罪却是反民族主義，沒有愛國心，良心上否認國家的權威成爲大毀謗，使社會基礎動搖，而懷疑者被人目爲不祥，不可思議，而不齒於世。

在過去三二十年間，東方亦見同樣的行程，在新近更爲明顯。民族主義代宗教而爲支配東方一切社會和文化生活的原則。東方雖不是一個宗教的單位，但是各地對宗教問題的根本態度却是相同。這個整個的廣大地域內只有兩個重要派別。這兩派交會於印度，在東方史的近世期，印度常是許多方面的焦點的所在地。西派是回教，因阿拉伯語言之通用——可蘭就是用阿拉伯文寫的——和聖城麥加之共同參謁，而回教各支派聯成一氣。牠的勢力範圍由非洲西岸向東蔓延至於印度，中國，爪哇和馬來半島。東派包含印度，錫蘭，西藏，中國和日本。雖有印度教，儒教和神道教的分別，不過這三教對人生的態度却相近的；而且都受過佛教的影響，雖有蛻變，竄改，但仍存本來教義的痕跡。

到現在，這些流傳數千年的思想體系已爲從歐洲東漸的民族思想所搖撼了。社會和文化生活沒有一方面不受其影響。家庭生活 and 婦女地位，教育和學校，與政治生活同樣的有根本的變凡與歐洲接觸最密的地方，最易見這種新運動的影響。有牠的地方，宗教和傳統的倫理社會最進步的分子當中，便失其支配力，從那兒，新的運動急劇地向下和向外發展。民族主義與宗教相衝突，但又常利用宗教以爲同盟者。從前爲宗教所團結者，民族主義把牠分裂，曾爲回教合攏爲一的土爾其帝國之瓦解，實由於此。可是，在他方面，從前爲宗教所分裂者因牠而團結起來。在埃及，民族的意識架成了一道橋梁，渡過了那分隔回教徒與埃及基督教徒的

深淵。在印度牠要召回教徒和印度教徒爲一爐。

民族主義之灌輸於東方，所引起的變遷，與歐洲在近代所經驗者無異。隨歐洲民族運動而的一切的浪漫主義——文化的和情感的——也在東方萌發了。民族的語言形成，宗教的經典呼作國語，文學和藝術大見促進，民族的質性和特徵藉以表現的過去的光榮時代回憶過來。化和政治的生活脫離宗教的束縛。民主制度——爲民族主義的特徵的政體——已被採用。國會照着歐洲的榜樣產生，憲法制成，根據宗教觀念的古代君主政體，爲根據人民意志的共和國所替代了。

與歐洲的民族主義同時並起的，有社會組織的變更。封建制度和大地主的支配崩壞，工業制度和中等階級之支配代興。因爲英，美，法的革命——特別是英國的一八三二年改良法案和法國的市民專政——的影響，中等階級便取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新的優勢。隨着社會重心的變更，新的文化興起。抱歷史唯物觀者或者可以說，中等階級挾着牠們自己的迷信俱來，那就是民族主義的迷信，在大規模的銀行和產業的代表者的旁邊，智識分子和自由職業階級樹立了新經濟的理論的上層結構。他們有一點像古代僧侶所居的地位。從前，第一和第二階級是統治者；那就是同時是大地主貴族的武士與及僧侶。當時的戰爭在概念上是宗教的戰爭，從社會上說，那是朝代的戰爭和貴族的軋轢。按諸事實，第一和第二階級是二而一的；牠們常以親戚關係

而聯合起來，貴族之家的少子每出家爲僧侶。但是僧侶階級也給予下層階級的天才分子以上進的機會。第三階級興起後的情況在本質上無甚分別，不過爲別的原則所支配吧。現在所興的兵戎，在概念上是爭自由的民族戰爭；從社會上說，牠是爲爭得權取某些地域，或勞動力，或富源的獨占的鬥爭，還有一層，大財政家和工業家與自由職業階級——律師，新聞記者，政府官吏——因親戚關係而聯合起來。同時，第四階級也得有機會升入自由職業階級。

同樣的行程正在東方重演。古代的經濟制度在崩壞中，近代的產業制度，大宗的貿易，和財政資本漸向各處透入。舊的統治階級——地主貴族，武士，僧侶——慢慢地爲新興商人，律師，學者階級取而代之。自由職業者——特別是律師和學者——成爲新的民族運動的擁護者，代表和領袖。報紙很快的發展，牠的影響也漸大起來。這個新的民族主義，也引起東方的內部衝突。如果生活和利害相同的集團聯合起來，必會引起牠與鄰近的相似的集團的願欲相衝突。不過，東方的集團逼須聯合對抗白人的鬥爭，也許會抵消了近代的民族主義的分裂的趨勢的部分吧。

東方的集團的內部一致實以這個革新的行程爲基礎，似乎剛在歐洲終結的歷史演進正在東方開始了。在歐西的影響之下，亞洲民族之通過這個行程，像是比白人較快和較有自覺。現在我們已經窺見新時代的輪廓了，支配的民族主義和中等階級的資本主義爲基本的政治原則的時代